

之花紋比對，亦有可為余研究時代之證者。試以博古圖所載其脰帶間所具之獸頭形作例。如彝類，商器具獸頭形者九，周器具獸頭形者十。其分別商周，雖未必完全可據，但據銘詞如父丁彝、卷八頁十一立戈父甲彝、卷八頁十二確為商器。單

彝、卷八頁十七召父彝、卷八頁二十確為周器，則可信也。又如卣類，商器具獸頭形者十六，周器具獸頭形者六。例如祖乙卣、卷九

頁五祖辛卣、卷九頁十八確為商器。周寶卣、卷十一頁三孫卣、卷十一頁十六確為周器。又尊類，如商龍鳳方尊、卷六頁二十六商三獸饗餐尊、卷七

頁二又壺類，如周饗餐方壺、卷十二頁二十二周觚稜壺、卷十二頁十六以上諸器脰帶間皆着獸頭之形，惟均不銜環。其銜環之象，

實起於晚周。仍以博古圖所載銜環之器舉例。如鏡洗盆類，有周獸耳鏡、卷十九頁二十六漢雙魚洗、卷二十一頁二十五漢獸耳盆、卷二十一頁二十六

十一頁周祗一器，餘均為漢。而周鏡與漢鏡形製甚同。壺類有周百獸圓壺、卷十二頁十七周鸚耳雷紋壺、卷十二頁二十九漢細紋

圓壺、卷十三頁十一漢獸耳方壺、卷十三頁六至十九漢鳳魚壺、卷十三頁二十九漢獸耳圓壺、卷十三頁三十漢獸圓壺一、卷十三頁三十共十器。

而周祗二器，餘均為漢。而博古圖所稱之周，又無銘詞為證，但據神色，實不能作判別時代之根據。今以壺中有銘詞

者如大官壺為建武時器。以此形類推百獸圓壺與鸚耳雷紋壺，形製大概相同。故此二器，即令為周代之物，當亦為

晚周，與漢器為一系統也。周獸耳鏡亦同此例。故吾據上文所述，是商周間之器，僅有獸頭，尚無獸頭銜環之象。雖有

作犧首形，為柄把之飾，但與此義意各別。因此故余斷定，獸象銜環，起於晚周，至漢時最為普遍，是可確信者也。此見